

龚静染 / 著



XIAO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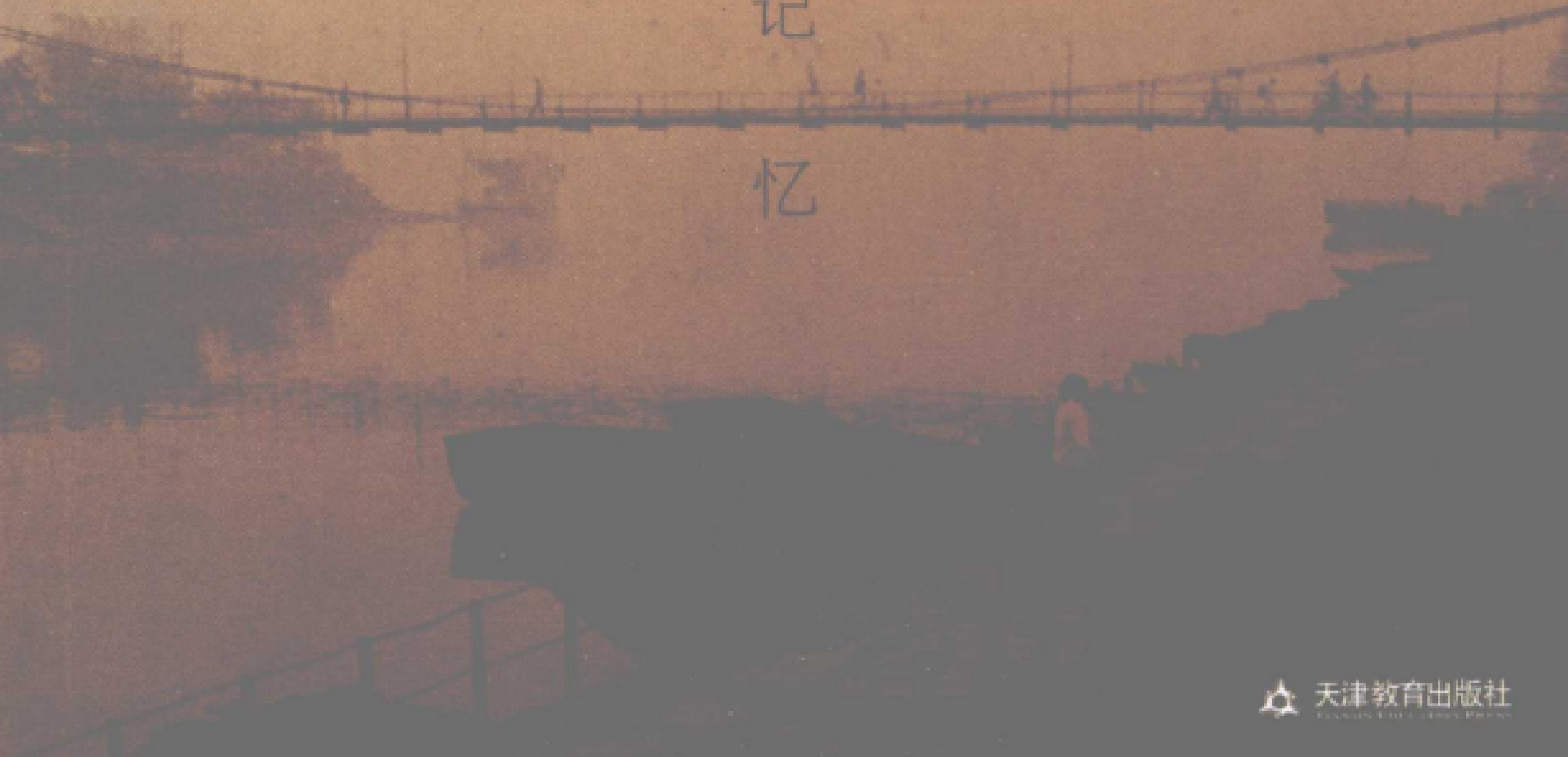
CHENG



ZHI YUAN

远

五
通
桥
的
历
史
记
忆



ISBN 978-7-5309-5229-0

9 787530 952290 >

定 价：25.00 元

小城之远

天津书局

五通桥的历史记忆

龚静染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序

王万锟

历史，大约有两种写法：一是体例完备、卷帙浩繁的编年史或断代史；二是亲历亲闻的个人记忆或稗官野史。前者如果是骨骼，后者就是血肉；前者如果叫洋洋大气，后者就应称涓涓野趣。两者合而统之，互为弥补，就构成真正的历史。故此，毛泽东长伴终生的两卷史书，一为《资治通鉴》，一为《容斋随笔》……历史上，五通桥由于政区体制变更频仍，一直没有独立完备的史志专著。那些散佚在《华阳国志》《嘉定府志》《犍为县志》中的历史片段，又非今天意义上的五通桥。直至 1992 年底，120 万字的《五通桥区志》方破茧而出。时隔 16 载，2008 年《五通桥区志》续编。就在这时，似乎一种约定，一种积淀后必然的发酵，一种寻寻觅觅后注定的发现，《小城之远——五通桥的历史记忆》向我们走来。

这是一本用心写就的个人记忆，这是一本怀旧念远的乡土散文，这是片片从永逝不再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的古玉碎片。其间山川隽永温婉，其间人物蕴藉风流，其间故事平和淡定。翻开书卷，五通桥的如烟往事，氤氲蒸腾，扑面而来。诚然，仅凭一本唯美的忆旧散记，就能够让人们对历史的破解变得一马平川，那无疑是一种奢求。但从那些躲在时光背后的往昔故事中，品味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从个人体验来了解我们从何而来，思考我们将向何去，就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哲学智慧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手捧《小城之远》，当我们饶有兴趣地打量五通桥这个浮在盐卤

之上的“小盐都”时，我们认为：五通桥之城并不小，五通桥的往事也并不如烟。毕竟，芥子虽小可纳须弥，风总是起于青萍之末。

首先，五通桥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秦孝文帝时，李冰治蜀，在五通桥牛华平溉，凿出第一口盐井，由此揭开了悠悠两千余年灿烂的盐业文化，这比“千年盐都”自贡还早上了五百余年。特别是清乾隆道光年间和民国三四十代，“川盐济楚”“川盐入滇”以及中央盐务总局、黄海化工研究社等这些中国经济史上的大事件，使五通桥盐业鼎足西南、享誉全国，“金犍为，银富顺”流芳一时。余绪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五通桥成为全川盐厂之首，1951年到1964年两次设立五通桥市。这种因盐聚市、因盐成邑、因盐而兴衰的城市发展史，在中国盐业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标本性意义。

其次，五通桥是个因开放包容而富有创造性的城市。历史上的五通桥，盐运即区运，其青铜时代在秦汉时期，白银时代在清乾隆道光年间，黄金时代则在民国时期。这其中，无不与五通桥历史上秦朝、清初、抗战内迁、大三线建设的四次大移民息息相关。在这四次大移民带来的经济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中，五通桥无不以包容开放的胸怀来兼收并蓄，和而融之。数百年来，多种移民文化、经济理念在这里磨合沉淀、发扬光大。既有“侯氏制碱法”“中国五通桥毛霉”等世界科技史上创造性的发明与发现，也有五通桥自身在兼收并蓄中实现的创造性发展：盐业文化、贰柒拾文化、龙舟文化、客家文化、船工号子、书画艺术及民风民俗等，均独具特色、高标风流。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种对历史的体认和把握，当今五通桥人深深意识到，大自然和历史给了五通桥一种注定的选择：盐业兴，则五通桥工业兴；工业兴，则五通桥现代化兴。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五通桥在经历了传统老工业基地的蜕变阵痛后，坚持改革开放之路，坚持工业强区和“一流盐磷化工基地”战略，并将之与国家级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省级山水园林城市建设

设有机结合起来，已构建起由基础化工向精细化工转化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引进发展了稀土、硅材料产业，工业文明在五通桥勃兴，文化大繁荣正现端倪。一言以蔽之，一个既传承着历史，又正在创造着崭新历史的五通桥，正向我们徐徐而来。五通桥历史，又一次即将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

再次，五通桥是个唯美悠然的城市。五通桥诞生于芒溪、拥斯、岷江之湄，注定了五通桥一生如水。水湄边长大的城市，自有水一样的柔情，水一样的源远流长，水一样的宽容包纳，水一样的不舍昼夜。牧歌，浅吟低唱在五通桥的山水记忆之中。她孕育了柳本尊、李琼久、李道熙、遍能大和尚等人物精英，也感动了陆游、徐悲鸿、丰子恺、南怀瑾等一时俊杰。当我们摆脱纵向的历史编年顺序，以横向的个人记忆、个人体验、个人视野来从逻辑上感悟五通桥历史上的光荣与缺憾时，五通桥优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性灵，就别有一番崭新的审美领悟，这为后发地区回应被动现代化，为诸多寻找精神家园的旅行者们，提供着经典的样式与意境。

马克思说“我对世界并不陌生”，这源自于他对人类历史全面认知的自信；庄子说“道在屎溺”，这因了他破解真理尔后幽默。历史是条不可倒流的长河，历史上的那些事儿正愈益远去，小城往事的记忆却也让历史的细节鲜活灵动起来。蓦然回首，我们原本就从历史中走来，我们又在历史的今天创造着明天的历史。人生并非如梦，往事并不如烟。登上历史的高台，极目望远，太阳正在升起，云蒸霞蔚，五彩斑斓……

2008年4月

(本序作者系中共五通桥区委书记)

自序

龚静染

五通桥是一个居于盆地边缘的川南小城，在丘陵的皱褶里它好像并不起眼。在东经 103 度、北纬 29 度的那个交汇点上，地理的清晰被消融在了记忆的碎片中。那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山川的氛围润染着它的一草一木，如果你有足够的感受力，佛性无处不在，而有了这山围水绕，自然不失人生哂然。

这本书就是关于五通桥的，更准确地说是关于五通桥的过去的。所以，这大约是一本怀旧的书，怀旧让人站在时光的背后，站在那些渐渐消失的人和事中间，而不胜寒意。

寻找过去总是从一些老人那里开始的。金志杰先生已经 81 岁高龄，他曾是合肥工业大学的建筑教授，童年时他在五通桥呆过非常短暂的时间，但他几乎同我一样怀念着那个地方。也因为此，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电话和书信不断，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他说，就趁这几年吧，以后可能就记不住事情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曾在拜访过 87 岁的画家李道熙先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而那次，他还说他想再见见蒋叔岩——一个他在中学时就听过她的戏的人。

蒋叔岩女士今年 92 岁，现在孤单地住在成都西御街的一栋旧楼里，很难相信她曾经是旧时蓉城的一代名伶。当我同她谈起五通桥的时候，她仿佛一下子回复了昔日的容光，向我讲起七十年前的传奇往事。她说，她在那里生活了 14 年，要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一天，她从上午讲到了下午，我想，可能她很久没有这样长时间地聊一个地方了。

我还在五通桥遇到了另一个 81 岁的老人谢瑾诚，他是地地道道的“戏痴”，他父亲就曾是桥滩有名的大戏迷，受其影响从小爱戏，日久弥笃。他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就听过蒋叔岩的戏，而且还耳熟能详，当他说起蒋叔岩唱的《打鼓骂曹》时，眼里放着光芒……

如珠子一样散落的故事，仿佛又在很多人的手里串了起来。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走访了很多老人，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帮助。没有他们，那些真实的、感性的历史将会如水银般沉入大地的深处，他们才是真正的叙述者，他们也更懂得往事的意义。

也是通过金志杰先生的描述，我才发现，我同他记忆中的五通桥是如此相似，时间好像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些美好的东西，很多事情又回到了我的记忆里：竹根滩的铁匠铺、四望关的叶儿耙、榕树下的小人书、菩提山上的橘子林、盐厂的坝坝电影、江声码头的打屁虫……

这些记忆是那样细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但这就是五通桥，一个可能只属于过去的川南小城。

我曾一个人沿着江边往黄葛井方向走，因为沿岸的房屋见证了五通桥曾经的辉煌，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但走过它们的时候，我的心境凉凉的，我闻到了潮湿的青苔的气味，前世的气味。当年在五通桥“盐务总局”里的甘贡三先生，他曾在茫溪河边的“盐务局大礼堂”里唱过《游园惊梦》，里面有一段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韶光轻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只在转瞬之间。但所幸的是现在有了改变的机缘。前不久，传来五通桥要重修浮桥的消息，这不啻是个好事情。“小西湖”的魂就在那里，他们要把那个失去的魂叫回来！这是对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的尊重，值得称赞。

不过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本书为例，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深感到五通桥近现代史料的稀缺，地方修志错漏甚多。当然这不单是

一个地方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恢复历史的常识和拓宽文化视野，因为这是我们掘开记忆的镐和钎。又如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历史遗址和典型民居的保护实在是尴尬而棘手，但那些东西确是这个小城的宝贝，它们是那样无辜，难敌风雨无情。再如五通桥虽是一个小城，但它也有自己的传统与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当中是不是应该小心呵护着那些易碎的人文精萃？城市建设能不能够多依寻一些自然与历史的脉络……这些只是个人观点，本不足道，但它们为这本书垫了一层底色。

顺着这层意思，我也想把这本书的写作在此作一个简单的交代。

首先，五通桥是一个小地方，同大场景相比，它只有自己的小历史，除了个人情感外，吸引我的正是那些被当今喧嚣的历史观所冷落的地方史。也许地方史能够让我们更为真实地进入时间之境，也能够让我们通过细节、日常、民间的观察角度，更大面积地看到这个世界发生过的事和它们推动历史的隐秘力量。当然，基于本人没有宏大叙事的底气和兴趣，所以才有了本书那些飘渺、不着边际、东拉西扯、率性而为的叙述。

其次，关于五通桥的历史，我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一是清朝中期，经济与城市的兴起；二是抗战时期，社会与文化的繁盛。围绕这两个时期，我费墨不少，明眼人一读便知，对史料的认识和取舍主要也是源于此。同时，五通桥曾经作为一个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小城，或者说它是内陆城镇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早的地方，它的历史地位已被遮蔽了很长时间，其标本意义几无人识，所以在书中我偶有阐述，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过，囿于笔者的见识，定有谬词妄语，我愿虚心讨教。

本书采用了随笔的形式，有别于严谨的地方史写法，但文史仍然是全书的骨架，文学趣味倒为其次，因为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五通桥确实有很多现实的文化历史话题要讲，所以就这样半文不白地写了下

去,直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更为自在的文字就留待以后了。

这是一本慢书,徘徊在情感、人物、故事、史料之中,手指在键盘上下着一场小雨,但幸好我有夜深人静时一灯如豆的温暖。这也是一本闲书,读完后你就可以把它扔了,那些人、那些事应该在记忆中重新走散,只是它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层乡土的忧郁。

最后,我想借书的一角来特别感谢五通桥区委书记王万锟先生、五通桥区区长梁杰鸿先生、宣传部部长陈红骏女士、旅游局局长赵义先生和我的老同学王立富先生,因为在本书的筹划、写作和出版过程中,他们给予了我大力的帮助和支持,正是他们的默默奉献,才让这本书能够得以顺利出版。另外,还有很多为本书作出了贡献的朋友,但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了,就让我在内心中存放一份感激吧,岁月弥远而更加醇浓。

2008年4月1日于成都

序	00
自序	14
第一章 桥滩山水记	
3 小城五通桥	3
5 “小西湖”之谓	5
8 满城古榕叶相连	8
12 水城的慢生活	12
16 五通桥的桥	16
22 此地青山多妩媚	22
26 大水冲来个竹根滩	26
30 从油华溪到牛华溪	30
37 西坝：煮豆为乳	37
42 “嘉定下来一条江”	42
48 玉津：一个隋代遗县的历史想象	48
第二章 桥盐如雪	
57 寻找老桥	57
61 桥盐之盛	61
67 清朝时的“五通厂”	67

71	花盐街与“川盐济楚”
78	川南扬州梦
83	在川滇黔边上
88	野史中的一个背影
93	太和全：“桥滩大观园”
99	散落的盐迹
104	桥盐世家——吴景让堂
107	“盐务总局”的小城春秋
116	1938，戏曲之风吹拂小城
121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五通桥

第三章 茫溪足音

133	南怀瑾：几回行过茫溪岸
140	丰子恺：“往事依稀仿佛”
148	蒋叔岩的人生之变
154	徐悲鸿：美景有若图绘
159	小城之恋
164	“新塘沽”里的人和事

第四章 风物纪胜

177	龙舟会的民间记忆
182	嘉阳菜
187	“桥字牌”里的数字民俗
190	桥滩小吃

第一章

桥滩山水记

小城五通桥

五通桥是岷江与茫溪交汇处的一个小城。站在岸头，二峨山在云里隐隐约约地浮现。小城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有几百棵巨大的榕树生于岸边，树冠覆过了河的一半，白鹤悠闲地在树上起起落落，这是小城里的一道美景。

春天时，河水清碧，晶亮的蝌蚪大群大群地聚在岸边，也不动，像一层黑色的水藻。小时候我们常用玻璃瓶去舀，满河都是。但舀不了多久，蝌蚪们开始长得越来越大，美丽的尾巴消失了，它们渐渐活蹦乱跳地跳上岸来。也就是这时，汛期如期而至，迅猛的洪水带走了小河幽静的一切。

洪水包围的小城犹如一条古老的航船，小城是如此之小，我们仿佛都能听到它怦怦的心跳。

水一天比一天高，大人的眉头一天比一天深。但孩子们的心底有了一种危险的喜悦，水来了，人不会跑吗？浮桥被迫拆散，拖到一个僻静的河湾，两岸的通行就只能靠木船。那时候大人们便时时在我们耳边叮咛，不准下河，会淹死人的！实际上孩子们依然悄悄地下河凫水、放滩，因为在急水里游泳非常刺激。你不用动，水推着你走。遇上涨涡，也不要心慌，憋一口气，随水流，一会儿自然又浮出水面。其实在洪水里最大的乐趣是打捞上游冲来的庄稼，什么都有，南瓜、玉米、茄子、花生，都是好东西。

水仍在涨，小城里的人们越来越紧张，小城这只船确实是岌岌可

危了。也就是那么一天晚上，当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只听见有人突然喊了起来：“涨水喽！”“水进屋喽！”这声音传递得很远，所有人家仿佛都听见了。于是整个小城忙乱了起来。那时我也被吵醒了，翻身一看，水已经漫到了床脚下，屋子里全淌了水。母亲大声说，赶快把床下的东西搬到床上！于是一家人便把放得矮的东西往高处移，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洪水并不是那么可爱，要再涨，恐怕麻烦大了。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洪水好像没有继续涨，这时我又觉得这样挺好，天亮了不必去上学，那时候，不读书就是件快乐的事情。

第二天，院子里晾满了被水浸泡过的东西。水退了，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水和泥沙的痕迹。我在屋檐下逮到一只小螃蟹，洪水居然没有把它带走，所以我认为这是洪水给我留下的礼物。很多年后，我回忆那次洪水就有了个比较准确的形容：就像被螃蟹轻轻地夹了一下。



五通桥远眺。季福政/绘

“小西湖”之谓

人们常常称五通桥是“小西湖”，这主要来自于清代一个叫李嗣沆的人的诗：“垂榕夹岸水平铺，点缀春光好画图。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应不让西湖。”“小西湖”一说从此有了考据。

不过，这个说法至今都是一笔糊涂账，为什么呢？因为五通桥其实并不像西湖，西湖没有“垂榕夹岸”的景象，倒是柳絮飘堤；也没有“烟火万家人上下”，这只是当年五通桥的盐场盛景，分明没有一点文人与仕女的风月颓废。后来丰子恺先生到这里曾说“且喜蜀中风景好，桥滩春色似杭州”，此语多被后人借用，可惜还是没有说清楚两者的联系，因为西湖是潋滟之美，而五通桥是蓊郁之美，完全是两种气象。

为什么“小西湖”一称会沿袭至今呢？大概是美人都会与西施相比一样，五通桥的美也就拿来与西湖来比了。

其实，五通桥的美是独特的，并不需要什么比拟。在我看来，五通桥就是五通桥，正如杭州就是杭州，苏州就是苏州一样，各擅其胜；倒是冯玉祥将军在抗战期间到五通桥来搞“献金大会”时，说过几句实在话：“那一天我是走回来的（从堡子山下来），也有十里路，沿途上看那风景美极了，中国到处都是锦绣河山，实在应当好好保守，不应当叫外人夺了去。”（冯玉祥《献金琐记》）

五通桥处在川南丘陵地带，名山大川近在咫尺，如果没有被人赞誉的景色，恐怕也难以被人记住。而就是那条被巨榕团簇拥的茫溪，带来了“小西湖”的美名，宁静的小河充满了四季嬗变中的细微之美，